

鲁迅文学获奖作家经典文集



美丽的蝴蝶

郭晓晔 著

追寻鲁迅的足迹
蔓延思想根系于黄土纵深
跟随大家的引领
倾听叩击灵魂弹出的震颤

台海出版社

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经典文集



美丽的蝴蝶

郭晓晔 著

追寻鲁迅的足迹 蔓延思想根系于黄土纵深
跟随大家的引领 倾听叩击灵魂弹出的震颤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丽的蝴蝶 / 郭晓晔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168-0540-4

I. ①美… II. ①郭…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10348号

美丽的蝴蝶

著 者: 郭晓晔

责任编辑: 姜 航

装帧设计: 李 莹

版式设计: 于鹏波

责任印刷: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 - 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170 × 240 1/16

字 数: 203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0540-4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郭晓晔 南京市人，1972年入伍，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隔河之吻》《七种表情》《白日灯》，长篇纪实文学《东方大审判》《英雄悲歌》《英雄万岁》《孤独的天空》，大型电视片《香港沧桑》（合著）等。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优秀奖、第十二届全军文艺优秀作品一等奖、第六届空军蓝天文艺金翼奖、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和《中篇小说选刊》奖等。现为空军政治部文

艺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等。



目 录

她们从天空摘来桂冠	1
经典是怎样炼成的	43
美丽的蝴蝶	56
锐利与钝重	76
赫章，从凹地升起	112
艰难的起飞	123
法庭之初	175
又见上甘岭	208



她们从天空摘来桂冠

每一位漂亮的姑娘都有故事。如果漂亮姑娘从事的恰好又是惊险刺激的职业，她的故事也许就更加浪漫。

空军跳伞队的姑娘们拥有漂亮，也拥有惊险刺激的职业，却唯独缺少浪漫。

当贴近她们的生活，你会看到真实的月球同在远处看到的月亮完全是两码事。你会看到，她们最初的梦幻情怀怎样破碎而终日跋涉在荒凉、凸凹不平和云雾茫茫的征途上。她们满脸是汗，汗水里掺杂着尘土和泪水。她们中的许多人手腕和脚踝骨折，颈椎、腰椎挫伤，皮肉撕裂以致露出骨骼，鲜血浸染了征衣。她们焦虑如焚，有时感到无助、沮丧、苦闷。她们承受着同龄女孩难以面对的艰难和危险，承受着同龄女孩无法忍受的单调、枯燥和寂寞。

她们年轻、自信，身负重荷艰难跋涉，每一步踩下去，都是那样坚定，疼痛，充满意志和力量。她们小小年纪远离父母，加入了另一个温暖而又严苛的家庭。她们在如影随形的生存危机的沉重阴影下，以永不服输的性格和坚韧不拔的努力，不断征服难关，战胜自我，登上了一个又一个成功的阶梯，获得了一顶又一顶荣誉的桂冠。她们为军旗和国旗增添了光彩，从而为自己和集体争得了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实现着自身的人生价值。



伴随着成功的好心情就像节日，是一个结果，
而孕育结果的过程却充满了迷茫、辛辣和痛苦，而且漫长

今年31岁的肖茜荣，十五年前是湖北荆州幼师的一年级学生。她能进入空军跳伞队，是因为她抓住了一次偶然的机会。

这年冬季的一个上午，校长领着两个穿军装的人走进教室，全班同学随教师的口令站立起来。穿军装的人在课桌间的过道里边转悠边打量身边的学生，经过肖茜荣身边时，刻意地多停留了一下才走过去。肖茜荣忍不住扑哧一笑，悄声对身边的同学说，怎么像是相马的？

肖茜荣被叫到教室外的走廊上。来人自我介绍是八一跳伞队的教练和医生，是来招收新队员的。肖茜荣被要求做了一些测试。她用左手捏住自己的右耳朵，右手从左臂间穿过伸直，以食指触地为圆心，埋着脑袋旋转了十来圈，然后站直身子，往正前方走了十来步。她走得稳当、笔直，这说明她的前庭功能良好，否则就会像拐子加瞎子。随后做的几项测试也都令人满意。实际上，她的身材也已目测过关，比如头尖、颈长、肩平、背直、腰短、肢长、臀垂，她都符合条件，当然五官也是端正漂亮的。说到女队员的形貌，肖茜荣说，那是因为跳伞运动除了对抗性，还有一定的演展性，但容貌也只是演出时才用得着的面具。跳伞是综合体能、技能与智能的运动，要求运动员的素质也是综合型的，而身体的协调性、耐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这些内在的力量则更为重要。体格过于高大健壮反而是不利条件，招十三四岁的小队员时，要特意了解其父母的身高，父母高大的还不能收。

军人问，你想不想去当兵跳伞？

肖茜荣望着军人头上的帽徽，似乎是迫不及待地说，我想！当然想啦！

肖茜荣从小就觉得军人很神气，很豪气，还有点儿崇高，但没有认真地想过自己今后要去当兵，因为这在当时对像她这样普通家庭的所有女孩来说是个奢



望。面对突然落到头上的机会，她都感到有点儿不真实。但因为是跳伞的兵，父母开始并不支持。回到家，她故意问父亲部队招我当兵去不去，父亲没有当真，说去就去呗。父亲是市工业局的司机，出车回来很累，说完就躺到了床上。肖茜荣说我要去当的兵是跳伞的兵。没想到父亲一下从床上蹦了起来，父亲说跳伞太危险，不能去。湖北跳伞队离他们家只有十分钟路，前两年一名女队员跳偏落到居民区，蹬倒一堵危腐院墙，被砸死了。母亲也不让去，理由是当时社会上挺乱，假冒军人以招兵为幌子诈骗女青年的传闻满天飞，被骗走钱财算是走运，最惨的是被逼着到地下性交易场所去做皮肉生意，被拐卖到穷得娶不起媳妇的地方给人当媳妇。母亲为父亲帮腔，真正的原因是担心女儿长得瘦弱，经不住天上地下地折腾。

当兵有多美呀，更不要说当跳伞的兵，那多好玩呀。肖茜荣很任性，认准了的事无论是火攻水渗，都要往前拱到底。她不理解父母为什么老是要和她作对。有一年暑假她到省体校集训队打羽毛球，被视为有潜质的好苗子，体校想让她留下上学，但父母就是不同意，说是你的班主任说你学习成绩好，荒废了学业可惜。你们干吗老是跟我作对呀，是我当兵还是你们当兵啊？跳伞死人那是事故，是不是假冒军人你可以去问嘛！她犯倔了，又哭又嚷晚饭不吃，还攒门摔东西地发泄。父母的房间一直保持着沉默。第二天，肖茜荣自作主张地为父母做主报名，填表，检查身体。其实，头天晚上父母关在房间里窃语，等于是相互做工作，最后一致认为，女儿大了，她的前程还得由她自己拿主意，上体校的事就挺对不住孩子的。与肖茜荣前后脚，父亲也找到招兵点，支持女儿入伍当跳伞运动员。

跳伞队招人必须经过家长的同意，肖茜荣是知道的，所以自报名后，她心里一直在打鼓，怕人家不要。父母一是生气，二是想给女儿一个惊喜，也不揭底。直到临走的那天，姐姐忍不住悄悄告诉了她，说待会儿妈要出去给你买日用品。肖茜荣一下就像从干滩上回到水里的鱼泼刺欢跃起来。她耐不住性子，眉飞色舞地跑去对母亲说，这次走不成就算了，我也挺舍不得离开家的。母亲说这话可是你说的。母亲还有不了解女儿的？一看女儿的样儿就知道女儿心中有数了。



女儿就这么个脾性，一张脸比四川的变脸表演来得还要快，一转身一张笑脸，一转身一张仇脸，全凭着风云变幻的情绪。跳伞队大队长冯国斌说，肖茜荣倔强，情绪化，性格鲜明，她的挫折与成功都同她的性格有关，是性格决定命运这种说法的典型例证。

母亲买回东西跨进家门，肖茜荣直愣愣地对着她笑。笑着笑着就哭了起来。

那年被招到跳伞队的老乡还有左燕妮、吴丽虹和谭俊，全市就四人。肖茜荣很庆幸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她后来知道，此前招收人员已到原定地点天津和河北，由于有砍掉女队的动议，招收人员被通知返回。后又确定保留女队，因全队此时正在湖北境内外训，队里临时决定就近在荆州市招。不要说机会落在谁的头上，这次机会本身就是从有变无，又从无变有。用冯队长的话说，这几个队员是捞稻草捞来的。

元旦前一天，全班同学都在早自习时给肖茜荣写贺年卡，写了厚厚一摞子，平时闹别扭不说话的同学也写了贺卡，让她感动得流泪。离开学校时，全校师生夹道欢送，可谓走得辉煌。

到了空军跳伞队，一切都是新鲜的。大锅饭，同一个屋顶下的大梦，生活细节的差异与融渗，藏在透明中的隐私、简洁、力量、忠诚，还有责任的重量和对光荣的向往，一切都是那么的迷人。然而，随着生活的延伸，新鲜感像朝霞一样融化在越来越强烈炙热的阳光里，一切都不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抒情、浪漫。伴随着成功的好心情就像节日，是一个结果，而孕育结果的过程却充满了迷茫、辛辣和痛苦，而且漫长。

第一次重大挫折是在1992年。为了备战次年的全国运动会，全队移师河南某基地搞战前封闭训练。不巧的是肖茜荣患鼻炎刚动过手术，空中呼吸不畅，没让去，让她在家带新兵。

队里招她们入队时说得很清楚，就是要让她们参加这届全运会，为女子跳伞项目打翻身仗。为此，肖茜荣埋头苦练，付出的往往比别人更多。地面训练时，由于身体瘦弱，体质不如人，跑步、俯卧撑、拔单杠都落在别人后头，她不



服输，在正课训练之外悄悄给自己加码，每晚不做完不睡觉，硬是把成绩一点一点提了上来。空中训练跳伞，别人都陆续换成可控性更强的翼伞，而她跳圆伞总过不了关，在空中动作总是做不对称，不对称就像螺旋桨转着往下坠，急得她吃不香睡不着。她请一位男队员同她一起跳，帮她观察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落到地面，男队员问你看到我了？她说没有哇。男队员说你刚才眼睛瞪得老大对着我，我还打了你一下，你怎么没反应？你的问题主要是老想做好，精神太过紧张，导致动作变形。把准了脉，就狠练。由于胆子大不怯阵，还得了一个肖大胆的绰号。安全开伞高度是800米，有一次空中气流大，人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一时找不到拉环，直到离地400米伞才打开，大地飞速猛扑过来，她都闻到了浓烈的草腥味。这是惊心一刻，但她落地后平静如初，仔细叠好伞登上了飞机。当然，这是一个事故苗头，她随之被停训一周进行反思。

可不让参加集训和比赛，拿什么证明自己？新队员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几年不出成绩，就面临着被淘汰。而今，用几年的生命堆积起来的希望仿佛一下子就灰飞烟灭了，几年含辛茹苦披星戴月的努力就像一场误会，前程捉摸不定，为军队争荣誉的志向更成了对自己的嘲弄。肖茜荣骂自己的鼻子，骂与自己作对的命运，边骂边哭。一肚子的邪火还排泄不掉，她就迁怒于别人，就把火撒在新兵身上。新兵在训练中稍有差池，她就大喊大叫，带着讽刺和挖苦。当时队里正好搞营建，她们每天用半天清理施工垃圾，筛土，植草种树。她近乎自虐地拼命干活，也要新兵拼命干，新兵以怠工反抗，她就以更加狂热的激情把他们和自己更紧地绑在一起，干得忘掉吃饭，忘掉天黑收工。

这不是自暴自弃，这是在同别人叫板，在同她认为是阻挡她的力量对抗。她倾听着内心冲动的呼唤。她用自己的所作所为在高喊：我就不信！她充满了自信。她绝不服输。她不断地往河南打电话，了解训练课目和进度，一点不落地飙着练。她不信最后测验时自己就不行。

但最终她还是落选了。

全运会没让参加，接下来一路走背字。



1994年备战亚大锦标赛，全体队员分成男队、女队和混合队进行训练。肖茜荣被分在混合队，也就是非主力队。她心里不服，是金子就不怕火炼，她猛加柴加煤加油，她坚信是金子总会发光。选拔赛如期举行，她的成绩跻身于前五名之内，出征参赛每队是五人，她应是五人之一，但她终于还是没能去成，原因是技术不稳定，主要是心态不对。接下来，1995年在意大利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又没让她去，理由还是心态问题，再就是没有大赛经验。当时跳伞队面临生存危机，能否保命，全看这次能否拿到金牌，队里只定状态正健的左燕妮和吴丽虹出征，另从地方请了三名队员加盟，这就使得落到肖茜荣心上的石头格外沉重。1996年参加在斯洛文尼亚举行的单项锦标赛，这回该不成问题了吧，因为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准备放弃了，谁知事到临头风云突变，在选拔时，那个队员不留神跳了个第二名，又重萌竞技欲望。队里慎重行事，让她俩再作一争，肖茜荣输了，输得又服又不服。原本要放弃的人情绪能有多稳定呢，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失败的情绪像大雾一样笼罩着她。队长和教练找她谈，指出她技术和心态上存在的问题，指出首要的是要战胜自我。她听不进去，她只注意到失败是成功的基石这类的话。晚上，她独自来到停机坪边的草地上。她揪了一把草叶，轻轻地捻着，捻得手指上满是芳香苦涩的汁液。小草依偎着泥土，承接着雨露，生活得多么无忧无虑呀。天上的星星也一样，它们在自己的位置上宁静安详地闪着光芒，没有谁去剥夺它们发光的权利。人的生活中为什么就有那么多的不平事呢？我比别人笨吗？我吃的苦比别人少吗？别人就真的很强吗？她们的技术和心态就真的那么稳定吗？为什么偏偏就是我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呢？为什么命运老是要和自己作对呢？她越想越委屈，越想越沮丧。她感到自己的渺小与虚弱，孤独与无助，需要有一个结实的肩膀靠一靠。就这样，一位向她频发感情信息的小伙子正式进入了她的感情视野。

1996年秋，本队的两位队员，肖茜荣的好朋友谭俊同翟四海的好朋友李成结婚了，肖茜荣与翟四海理所当然地参加了婚礼。喝了喜酒，闹了洞房，肖茜荣



叫翟四海陪她去小卖部打电话，电话被人占着，他们就闲溜达、瞎聊天，聊着聊着就在一块草地上坐下了。跳伞队就这么大，谁对谁都有所了解，何况1992年在家带新兵搞基建时还同甘共苦过。翟四海办事和思考问题实在，不在乎吃亏，所以有一个绰号叫老五，意思是五大傻，排行在队里另外四个大傻之后。在肖茜荣心目中，老五稳重、宽和，有男子汉的气度和内涵，值得信赖。她也知道老五钟情于自己，但同所有的花季女孩一样，她更愿意把感情投射到远离现实的幻影上去。酒后话多，肖茜荣自然就谈起自己的伤心事，越说越激动，后来差不多是用吵架的嗓门进行发泄和控诉了。而老五则不温不火地说宽心话。老五说，你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说得肖茜荣的眼泪唰地就涌了出来。这情形就像一个点火，一个灭火。在他们后来的共同生活中也多有这种情形，所以老五后来又得一灭火队员的绰号。机场哨兵发现有动静，就端枪走了过来。这成全了老五，当肖茜荣慌急地想站起来时，老五当着哨兵从容而自信地一把将肖茜荣拉到了怀里。

此后，肖茜荣一有事就找老五，对老五有了很大的依赖性，但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定下来。有一次，老五的一个老乡请他和肖茜荣吃饭，要给肖茜荣介绍个飞行员。这顿饭让老五备受煎熬。肖茜荣与那位老飞来往了几次后，忽一天怒气冲冲地找到老五，说老飞感到跳伞队对他不友好，还把他的自行车脚蹬给卸了，是不是你干的。老五的确没干，但听了心里高兴，心想干这事的哥们儿够意思。还有一次，肖茜荣结识了北京一个搞装修的小老板，是北京队一位世界跳伞冠军的弟弟，小老板开着面包车来，车上的反光镜又不知被谁给扳了。肖茜荣又审查老五，老五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我能告诉你吗？肖茜荣同机场机关的一个什么人也谈了几天，他们在那儿谈，老五趴在地上帮肖茜荣叠伞，李成在一边大声喊，肖茜荣！你在那儿闲聊，让你爱人在这儿帮你叠伞，你倒是挺会偷懒的。反正自从与老五有了爱情之约后，短短数月时间，肖茜荣东找西谈动作挺大。冯大队长看了着急。他对老五说，阿米尔，上！又对肖茜荣说，你脾气太暴，老五性子太柔，我看你们俩倒是可以优势互补。肖茜荣属鼠，老五属狗，所以肖茜荣说，我要他补？那不成了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啦？其实犯不上着急，事情的反常正



说明事情进展正常。女孩子表达感情的方式往往是曲折的，她欺骗着你去爱你，抵抗着你去深入你。1997年除夕，老五千里单骑闯到了肖家，开始两天滞着个脸不言不语，到了第三天突然云开雾散又说又笑又开怀喝酒。第三天他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了：我如果不来就打动不了你的心。

翟四海更加关心肖茜荣了，主要是在训练中，比如帮着叠伞，观察和纠正技术动作，帮着化解浮躁情绪。肖茜荣在空中开伞前，两腿的间隙比较大，老五发现后对她说，这种姿势虽稳，但空气对身体的阻力小，不利于发挥技术动作。肖茜荣怎么也纠正不了，老五就让她用绳子把两腿捆上练。肖茜荣落地时往往两脚同时着地，在比赛中这是不能算成绩的，老五告诉她，人要放松，视野要放开，不能只想着最终要踩的那个点，而是每时每刻都要把精力放在处理技术动作上。老五是队里的参谋，经常出差在外，每逢出差都是一天一个电话，问训练情况，讲技术要领，还在电话里玩爱情游戏，还接吻，话费没少付。为能参加1997年的法国公开赛，肖茜荣训练得非常刻苦努力，遇到技术难点，她就白天黑夜地同自己较劲，不信就修正不过来。

法国公开赛的参赛人员名单是在饭堂宣布的。肖茜荣想这回轮也该轮到我了。饭堂里静得能听到呼吸声，外面过去一辆汽车，像是滚过了一阵沉雷。冯队长念的名单中，有与她同期入伍的，还有比她晚入伍的，当念完最后一个人的名字，却没有她。肖茜荣的克制达到了极限，她猛地站起冲出了饭堂，满腹的委屈夺眶而出，边走边哭，洒一路泪水跑到宿舍。她感到这次是真的完了，真的要崩溃了，她支撑不住了，也不想挺着了，她心灰意冷了。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争取了那么多年，能跳出来早跳出来了，跳不出来再怎么拼还是练不出来。一次又一次发高烧似的拼命，一次又一次被兜头泼下的冷水打成了落汤鸡，冷冷热热，反反复复。这是疼痛之后的疼痛，受伤之后的受伤。太悲壮了，也太可笑了，十年了，每天一本正经地从天上跳下来，再从天上跳下来，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吗？真实的生活在哪里呢？真实的自己在哪里呢？她的情绪坏到了极点。

队长来了又走了。教练来了又走了。她只见他们的嘴在动，不知他们都说



了些什么。老五来了。老五同队里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一下子做不通的工作，就让老五当二传手。队里是理解肖茜荣的，她意志品质好，进取欲望强，能吃苦善动脑，但她有个很糟糕的脾气，身体里像伏着一头小豹子，说蹿一下子就蹿得老高，跟人开玩笑不知触到了哪根神经，说翻脸就翻脸，有时陪上面来的领导喝酒，她喝了人家没喝，她就再也不搭理人家，再不同人家喝一口酒。为了这个臭脾气，她没少吃亏，往往不为人理解，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因为透明率真，又容易让人理解。其实，就像她长得纤巧而内心刚强一样，刚强背后也有柔弱的一面，她跳伞时叫肖大胆，但她不敢独自走夜路，见到地上受伤的小鸟都要捧起来替它伤心。但不管怎么说，这个臭脾气容易引起情绪波动，平时影响训练效果，比赛时影响正常发挥，而它反映出的过于自信，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心态，是跳伞的大忌。一个人的痼疾不是不能治愈，但得用文火慢慢地炖。

见是老五，肖茜荣说我不干了，我就不信天下没有我吃饭的地方。老五说你冷静点，这次不用你不等于以后总不用你。她说我就是要干，我要去告他们处事不公。老五说要多拿镜子照照自己，我就是你的镜子。她说我太不容易了，吃了那么多苦没有回报。老五说你攒了那么多资本，将来取出来还不得买一块金牌加一座房子。肖茜荣泪渍麻花的扑哧一下笑了。老五刚想笑，肖茜荣的脸忽地一变，一脚踹在塑料桶上，说你穷唠叨个什么呀，打水去！打来水肖茜荣嫌搁的不是地方，又嚷。老五以沉默相对，就像一泓深潭，再大的石头扔进去都波澜不兴。

性格的逻辑使得一个结局往往是前一个结局的翻版。汹涌的浪潮退去，坚硬的礁石又显露出来。肖茜荣的火气和怨气消了，不服输的倔劲儿又上来了，火气和怨气成了燃料和动力，她又全力投入了训练。不同的是经过多次的打磨，尤其是这一次的冲击，她的心态变得平和从容起来，如同激流从狭窄的河道进入了宽阔的河床。她开始琢磨领导、教练和队友的话，开始注重过程，把每一天的训练和生活看作是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把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看作是战胜自我的过程。她说只要努力了，是你的你总会得到，不是你的你追求了，该得到的你也



能得到。她的自信里多了一层理性。1998年元旦，她同老五结婚了。婚后老五去上海学习，肖茜荣利用“五一”节假日去探望，七天时间全都当成欢乐抛洒在了南京路上。十年来，这是她第一次跨出跳伞生涯的狭小空间。

对肖茜荣的变化，大家看了高兴，但并没有放松对她的砥砺。有一次参加国内优秀选手选拔赛，肖茜荣在第五轮没跳好，冯队长帮她找原因，她用纱巾蒙着脸，把腿翘在伞包上，带理不理。冯队长说，就凭你这种态度，你出问题是正常的，今后还得出问题，你只强调客观因素，而不从主观上找问题，像这样你永远也别想参加大赛。当着二十多名队员、教练的面，冯队长批得很严厉，把肖茜荣说哭了。婚后老五对肖茜荣百般疼爱，但不宠惯。一天晚上，肖茜荣犯老脾气甩手要走，老五说我今天非得拧拧你的这个劲，他把肖茜荣倒剪双手按在床上，从晚上9点按到次日凌晨2点，肖茜荣扯着嗓子直喊老五疯啦救命啊。老五好不容易尝试了一把大男子主义，结果被责成当众向肖茜荣道歉。可事到临头，肖茜荣不忍心了，说家丑不外扬，冯队长你们就放他一马吧。

对于跳伞队来说，世纪之交在克罗地亚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又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口，同上届一样，要想保住队伍必须拿一块金牌。为此，队里提出了“为集体求生存，为个人求发展，只有奋斗一条路”的口号，备战训练的每一天都像是比赛，强度大，标准高，艰苦异常。吃苦算不了什么，肖茜荣的意志就像钢牙铁胃，什么样的苦都能嚼碎消化，问题是命运好像专门同她作对，她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患了皮肤过敏症，发了满身的疹子，又大又红像熟桃似的，表面还有一层薄膜样的水泡，痒起来像猫爪抓心，忍不住去抠去挠，结果弄得又是水又是血又是脓，浑身感染发炎，被强行送到了医院。她边坚持体能训练边治疗，熬到出院，即随队到四川训练。7月的四川盆地，潮湿、闷热，草地屋角到处都嗡嗡着黑蚊子。一是嫌身上的疤痕难看，二是怕被蚊子咬了再感染，肖茜荣不敢穿短衫短裤，整日捂着不透气的连体拉锁运动服。她换了新伞，这种伞用料和构造都很先进，理论上讲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而同时每种伞甚至每副伞都有自己的伞性，你不熟悉它，它就跟你捣蛋。只有多跳多交流才能摸透这位新对



手新朋友的脾性，肖茜荣尽可能地多跳，最多的时候一天跳了十八次，这在当时是全国最高纪录。

确定出征人员名单之前，冯队长问肖茜荣，你感到这次有没有把握？

肖茜荣反问，你要听真话还是要听假话？

冯队长说，当然要听真话。

肖茜荣说，我没把握。

肖茜荣的回答出乎冯队长的意料。这也是自信，不是对于某件事表现出的自信，而是作为一个人的自信。肖茜荣成熟了。

人员定下来了，肖茜荣名列其中。

第二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盛夏的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如期举行。

第一天比的是空中造型。第二天，中国队死死盯了四年的定点争夺大战打响了。

肖茜荣开始有点紧张，第一跳航线设计不太好，接近地面时已没有调整余地，拉飘着陆，踩了三公分。第二跳也不理想，气流紊乱，没处理好，踩了四公分。

争夺是紧张激烈甚至是残酷的。这是由于来自42个国家的327名运动员中强手如云。曾代表国家队出征世界大赛的陈莉等人见到了许多熟面孔，原来这些国家队的队员同自己一样，也是军中巾帼。尤其是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的运动员，在许多方面有着强大的优势。他们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伞具，而我们用的伞具最好的也是上一代的产品，尤其是在平日训练，规定用五百次的进口伞我们用了一千二百多次，破了绽了缝补好接着用。他们的飞机好，用直升机训练升空只需五分钟，而我们的运五飞机爬高慢，升空需半小时。他们在训练中采用了高科技手段，用电脑做技术分析，还有像两间房那么大的风洞，底下鼓风把人悬顶在两米高处做动作，而我们基本是用水中学游泳的办法练动作。外军还有金字塔一样的运动员结构，如法国有四十多个航空俱乐部，美国跳伞的更多，据说在街上问五个人，起码就有一个跳过伞。就连亚洲也是如此，韩国跳伞采用会



员制，有十多万会员，泰国单是军队就有二十多支跳伞队，新加坡的特警队队员全都会跳伞，而跳伞在我国还属稀罕运动，军队跳伞队只有这独一无二的一支。

当然，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否则硬件与软件都不行，我们凭什么同人家比？肖茜荣平心静气地做放松运动，思考技术要领和对策，把精力都倾注到比赛中，凝聚到操纵棒把握、气象变化、心理波动和地面的靶心上。后面的几轮都跳出了水平，就像一只盘旋俯冲的鹰捕捉一只野兔，她的一只脚像锐利的鹰喙一次次准确地啄击着靶心。

她的精彩表演博得热烈的掌声和喝采声。这不单单是为她个人鼓掌和喝采。一个队员，一支队伍是代表自己的军队和国家参赛的，他们在赛场上展示的不单是个人的技能，还展示着一支军队和一个国家的精神和形象。

最后一天的决赛开始了。黄昏时分，前三名中、法、俄队登上了同一架飞机。按比赛章程，成绩最差的俄罗斯队先跳，然后依次是法国队与中国队。真正的对手是后两队，法国队一直紧紧地咬住中国队，前九轮赛完只屈中国队两分。在最后时刻，法国又玩了个花招，当飞机进入伞降空域时，该队充分利用章程规定，突然要求复飞一次，等第二次进入空域才跳下去。轮到中国队跳时，太阳已贴近了地平线，这无疑给目测带来了困难，增加了心理压力。这丝毫也没有动摇中国姑娘必胜的信念。五位姑娘鱼贯跳出机舱，哗哗哗地同时打开了伞翼。她们的脑子里只有控制伞速、卡切角度、着陆踩点等动作要领。她们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就真正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了。

恰在此时，地面风速骤然增大到了七至八米，由于丘陵环抱，赛场的低空气流变得相当紊乱。稳定适度的气象能帮你，诡谲多变的气象能毁你，而五米不同风，十米不同雷，气象的瞬息万变是你无法掌握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定点比赛有很大的偶然性。然而，必然性就寓于偶然性之中，成功不在于路，而在自己的脚下。

在金红色的夕照中，姑娘们沿着预设的航线，像沿着一条透明的旋转滑梯的滑道，曲线优美地盘旋而下……